

我们的青春

作家出版社



装帧：柳成蔭

我們的青春

书号 1829

作家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字数 151,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8\frac{1}{4}$ 插页 2

1965年3月北京第1版 1965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50000 册 定价 (2) 0.58 元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经售

目 录

古战场上画新图	紅 耘 (1)
“老营长”和“新战士”	覃 思 (17)
积肥的风波	王 奇 (39)
果园曲	蕭 兵 (57)
春节前后	张孝治 (68)
六里长渠奏凱歌	王 行 (76)
接班人	艾 术 (90)
第一眼井	王 行 (101)
一代新人的歌	王 奇 (113)
“老汉”学艺	肥 泗 (124)
冬有春色	蕭 旭 (140)
路更寬了	(149)
和小树一块儿成长	(155)
积肥、抗旱迎“五一”	(162)
积肥忙	(169)
湖水暢流	(173)
我終于爱上了农場	(179)

当一辈子果树大夫·····	(185)
坚守岗位·····	(189)
做个雷锋式的好青年·····	(193)
“小鹿鹿”病好了! ·····	(197)
金黄麦浪报丰收·····	(201)
理想的花朵·····	(210)
做反动阶级的叛逆者·····	(215)
“向雷锋同志学习!” ·····	(222)
忆苦思甜,革命到底! ·····	(231)
劳动·学习·锻炼·改造·····	(237)
在荣誉面前·····	(245)
友谊·爱情·婚姻·····	(248)
青春的火花·····	(252)
后 记·····	(261)



古戰場上画新图

紅 耘

古老的长城，依着险峻的山势，蜿蜒屹立在連綿起伏的燕山上。京包铁路，象一条黑色的巨蟒，穿过一望无际的北京平原，越过久負盛名的南口峡谷，奔向遙远的西北高原。在燕山脚下，金沙滩象一张金黃的地毯，鋪展在南口鎮的西南方。

大雪初晴后，曠野上的空气显得格外清新。四周靜悄悄的。只有三个迈着快步赶路的年輕人，用他們嚓嚓的脚步声，打破了清晨的寂靜。

走在头里的枣紅脸膛大汉叫大春。他长得魁伟粗

壮，穿着中式蓝棉袄，腰捆粗绳，脚穿布袜，登一双挂了皮弯子的“踢倒山”鞋，斜身挂着一圈圈黄色的测绳，背上还驮着一麻袋木桩子，却面不改色，脚步轻捷，颇有出征战士的英姿。紧跟着是一个修长身材的汉子，秀气的脸经过风雪的磨练变得又黄又黑，他叫小朱子，因为太瘦，得了个“小鸡子”的外号。不过他实际上是瘦而不弱，如今穿上一双車輪底黑布帮的圓口山鞋，中式黑棉袄上拦腰捆着粗麻绳，肩上扛着三根花杆，甩起长腿走路，倒也显得英气勃勃。殿后的是小张，外号“小胖”，长的矮矮身材，有一张白里透紅的圓脸，光着脑袋，头发在寒风中象鋼絲一样直直地竖着。他上身穿着铁路职工的旧棉袄，下身穿着馬褲，足登籃球鞋，手提大铁锤，肩上披挂着黄测绳，精神抖擞，象小老虎一样迈腿赶路。

这三个小伙子都是国营南口农場測量规划队外业組的。一九五八年的早春，大跃进的声浪，在祖国的三山五岳、大江南北震响着，它象一声春雷，也把燕山脚下沉睡了亿万年的金沙灘喚醒了——北京市两三千下放干部响应党的伟大号召，要到这里来建設现代化的国营农場，要把荒灘建設成为供应首都干鮮果品和肉类、鸡蛋、牛奶等副食品的重要基地。这时，他們便和另一些中学生参加了工作，跟随着先遣队，首先踏上了这片荒蕪的土地。眼下，他們已初步完成了总場、一分場的測量工作，小伙子們經過技术干部的指点，也能独立完成一些比較简单的作业了。当內业組正集中力量繪图、制表、訂规划的时

候，外业組就要在已經树立标志的荒滩上放桩画綫，把两、三千亩的大方块分成近百亩一块的小果区，标出渠道、道路、防风林的位置，还要在果区边綫上每隔五十米打上小木桩，好让后面画綫打点的同志根据这些木桩，再按果树的株行距（五米、八米）拉上交叉綫。其后，大批下放干部就要在这些交叉綫的交叉点上刨坑换土，栽植果树了。他們要把建設的蓝图画在金沙灘上，这就是現代化农場光輝的起点。

几天之后，两千多下放干部就要到南口鎮来，借宿在鎮上的竹制工棚里。按照“先生产后生活”的建場方針，他們的首要任务不是修房筑路，而是每天跑到七、八里外的新場址上去刨坑种树。这就无形中給外业組的工作增添了新的压力——他們必須以更快的速度划好果区，否則，这几千人的队伍怎么施展得开呢？这也就是小伙子們赶得那么匆忙的原因。

如今，他們邁行在广漠的荒野上，就象荒滩上撒下了几粒小黑豆那样不惹人注意。不过，他們自己却并不觉得孤单，因为他們知道自己身后有几千人的下放干部大軍，有北京市各行各业的支持，有党的領導和关心。

路，是没有的，荒滩上还没有人走的路；路，也可以說到处都是，漠漠荒野，哪里都可以留下他們的足迹。所以，他們一出南口鎮，就朝着既定的目标笔直地奔去了。

来到工作地点，小伙子們不約而同地集合在新場址的一株柳树旁。也难怪啊，方圓一、二十里以內，就只有

这棵柳树比他們带来的花杆高一些，此外，就只有沙子石头，再就是野草荆条小酸枣，也都脱尽了綠叶，剩下灰黃或黑色的枯枝，使广漠的原野显得更加单調、荒凉。这小小的柳树虽也只剩下灰黑的枝干，沒有嫩芽，更沒有綠叶，但那往四处伸张的枝桠毕竟算得是荒野上的景致，那粗壮的树干更蘊含着无限的生命力。小伙子們好象从中感到了青春的活力似的，他們也要象这柳树一样頑强、坚韧。在他們的心里，还希望有千千万万的柳树、楊树和果树林，快快地成长起来，好綠化荒滩，跟这孤单的柳树作伴。他們就怀着这样的心情，开始了一天的工作。这天，他們决心要画出五个果区来，就是說，要在四、五百亩的方圓內画出区間道来，每隔五十米就釘上木桩。……

这三个小伙子从初中起就是同学了，如今湊在一起参加社会主义建設，哪有不亲亲热热的呢？！他們脾性是有點不同——大春憨厚，小朱子沉稳，小张直率热情——干起活来难免吵吵嚷嚷的，但論工作还总算配合得不錯。又因为小朱子工作认真細致，业务上也掌握得快，虽然外业組並沒有个明文規定的組长，年輕伙伴們却都乐意听从他的調遣安排。論年岁，小朱子、大春稍长，都已二十出头了，小张才挨十九的边；他俩是高中毕业的共青团員，小张却只念到高二，所以工作上，他俩总想多照顾他一点，只是小张也不含糊，以致他們常常为搶干重活而吵鬧起来。

数九寒天，站在野外而不动彈是最难受的；放桩画綫

时，瞄方向就是这种工作。小朱子把它留给自己了，他有一个駁不倒的理由——“长得高，看得远”。大春做前尺，这几乎也成了每天的习惯，因为前尺要跑的路最长，而大春身壮力大，在学校就是有名的长跑运动员。小胖没办法，只好撅着嘴巴去当后尺，手里拿着大锤，准备在对好直线、量好距离之后钉木桩。

他们是从十八区开始工作的。这果区位于南北向的主干道的西面，东西长约五百米，南北宽约一百二十米。当小朱子在东面的中心桩以北两米处竖好瞄准用的花杆时，大春已经跑了五百来米，在西面的中心桩以北两米处竖好了当作目标用的花杆。这时，小胖已经倒开测绳，分开木桩，准备工作了。大春从西边跑回来，腰上捆了一些木桩，左手拿着测绳，右手抄起花杆就往前跑，到离瞄准杆五十米处停下来，竖起花杆问：“行吗，小鸡子？”小朱子瞄了瞄，告诉大春再往北偏一点，直到瞄准杆、前尺花杆和目标杆全合成了一条线，才大声说：“行啦！”于是大春就赶紧从腰里拿下一根木桩，在竖花杆的地方插上，又急急忙忙往前赶了。小胖为了减轻大春的负担，腰里也带了一小捆木桩，这时便一声呐喊，飞跑到大春原来站立的地方举锤钉桩，然后整装待命，准备在这条区间线上钉下新的桩子。

木桩钉了一根又一根，前尺离瞄准杆越来越远了，大春再也听不到小朱子的喊声。他只好脱下棉手套，用手势来指挥前尺的移动。等三根花杆又对成一条直线的

时候，他就两手交叉，表示对好了。于是大春又留下一根木桩，又开始了新的奔跑。工作中，小朱子始终全副武装，连棉帽的护耳也放下来，结得紧紧的，可是还觉得冰冷的空气象刀割一样撕割着外露的肌肤，他只好趁大春他们往前跑的空儿，在原地跳起来，好暖和一下身子和冻得麻木了的双脚，又不时用口里的哈气来暖和一下僵硬的手掌。大春和小胖却相反，他们俩如今只穿着绒衣，都没戴帽子，还是跑得浑身淌汗，头上热气腾腾。他们的主要敌人不是那刺骨的寒风，而是那尖利的酸枣刺，那七棱八角的硬石头。工作要求他们跑直线，是沟是岗都得跳，是酸枣刺是尖石堆也得闯过去。他们的裤腿扯破了，鞋帮撕坏了，手上、脚上都增添了新的伤口，他们青春的汗珠和热血首先洒在金沙滩上了。

大风有规律似的，从早上九、十点钟直刮到傍晚三、四点钟，好象有无数开足了马力的鼓风机，偏在他们工作最宝贵的时刻，掀起了滚滚狂风，直刮得野草低头，沙石翻身。这呼啸的狂风兜头盖脑地吹过来，小朱子浑身象给冷水浇过，禁不住打了个寒战。他忙将麻绳腰带紧了紧。等他刚用大石头将大春和小胖的棉衣压好，就看见四、五股旋风卷起的二、三十尺高的黄沙柱，象几头凶猛的野兽由西北向东南奔来，摧折了枯枝，卷走了沙石，直到遥远的天边散作一片浑黄的阴霾。而这时候，大春和小胖不管风向如何，仍然只是沿着固定的方向，象两只勇敢的小艇，驾着风沙卷起的狂涛奋力前进！他们就在这

漫天风沙中画完了二十区的最后一条区間綫。

这时，太阳正当頂。小朱子心想，該歇歇了，便招呼大春、小胖过来休息，一面撿起地上的棉袄，要他們快点穿上。大春和小胖脸上都还渗着汗珠，抄着花杆、測绳和大錘过来了。小胖还没穿送过来的棉袄，就兴冲冲地問：“小鸡子，咱們是画完三个果区了吧？”

“一点不錯，多亏你俩跑得快。”小朱子也高兴地回答。

小胖乐了，喊道：“好极啦，快找个地方犒劳一下咱们的肚子吧！”

他們找了个土崗。背风向阳的一面，特別暖和。小伙子們高兴地躺在摊开的棉袄上，完全放松地舒坦着紧张工作了半天的四肢。大家肚子都餓了，忙拿出用手絹包好的窩头，就着咸菜吃起来。窩头冻得硬梆梆的，他們啃一块，嚼一块，发出咔嚓咔嚓的声音。一口气啃了大半個窩头，小胖才风趣地說：“看我这黄金塔多漂亮，咬碎了真可惜！可又总不能把它整个儿吞下去呀！”

小朱子逗他說：“这玩意儿不光好看，还好吃呢——象吃‘冰糖’一样。”

小胖更高兴了，呲牙咧嘴地說：“就是，象夹了‘冰糖餡’，又甜又脆，就可惜凉了点。”

正說笑着，一陣寒风吹来，土崗上的沙土簌簌地落了他們一身，落到窩头上，进了嘴巴里。小胖又喊起来：“哎呀，有‘冰糖餡’就謝天謝地啦，怎么还加点‘胡椒面’？！真

是乱七八糟！”

大春肚里太空了，听他俩說到好笑的地方就咧嘴一笑，但始終沒停过嘴啃窩头。因此，当小胖他俩正在使劲吃最后一个窩头的时候，大春已經吃完四个窩头，这才滿意地嘖着嘴說：“这下肚里是扎扎实实了，就是渴得不行。”一面搔着头皮想主意。

“別愁了，到靠阴那面小沟看看吧，那沒化的冰雪准能解渴。”小朱子說。他們在野外作业，离村庄远了，誰也不願跑几里路去討水喝，他休息前就惦着这件事，并在阴沟里发现了这宝贝。原来，这金沙滩上冰雪难存，一場大雪之后再來一場大风，就把积雪刮得沒了踪影，只有那背阴而又背风的坑洼地方才能把冰雪保住一个时候。

大春果然找到还有二、三寸厚的殘雪，心里不禁暗暗叫好，忙輕輕地撥掉表面的浮土，双手捧着雪花貪婪地吃起来。他边吃边想：志願軍在朝鮮戰場上一把炒面一把雪的生活，我們在和平建設中沒承想也尝到啦。他很兴奋，也很自豪，等喝够了就招呼小胖他們来吃雪，嘴里只老老实实說了一句：“你們尽量喝吧，准够，就是确实凉了点儿。”

小伙子們吃飽喝足，渾身又感到有了力量。小胖两手交叉枕着脑袋挺着肚子躺着，瞅見大春的烂鞋破褲，禁不住又开起玩笑来：“大春，今晚你甬动弹啦，我不但能替你补褲子，你要乐意我还可以替你縫好手上的伤口，保证滿意，还不收你一分錢呢。”

大春正想干点什么，便故意頂他說：“你是吃飽飯撐的吧？要真有點勁咱們摔個跤看看，准能幫助消化。”

“幫助消化不假，不過要摔也不找你。”在年輕伙伴中，誰也摔不過力大體壯的大春，大家早已領教過了，所以小胖轉過頭來挑逗小朱子：“小雞子怎麼樣？敢應戰嗎？”

小朱子也休息過來了，不甘示弱地說：“怎麼不敢！咱倆就較量一下吧。”接着就站起來緊了緊褲帶，小胖也趕忙將鞋帶綁緊。大春雖沒找上對手，但也咧開嘴笑了，站起來嚷着：“好！好！我當裁判，你們誰贏了我跟誰摔！”

他們選了一塊較平的草坡地就摔起跤來。一高一矮的小伙子互相攔着脖子，叉開兩腿，就象一對好鬥的二牯子牛。小朱子拚着吃奶的力氣扳着小胖的腰身，小胖也下力絆着小朱子的長腿，這樣兜了幾個圈子，還是難解難分。又僵持了一陣，小胖就突然一使勁彈了出去，和小朱子隔開幾步蹲下來歇氣，很象一個大圓球。小朱子站着，要不是兩手叉腰，那細長的身影真和細長的花杆相仿。他們都呼哧呼哧地大口喘着氣，一面在動着腦筋想法取勝，而並不理會在一旁起哄的大春。

“上呀！上呀！”大春還在一邊打氣。正鬧着，小胖忽然嗖的一聲沖了上去，象一個飛球落在小朱子的腳下，又緊緊地抱着他的小腿使勁一拖，小朱子一下子便啪噠一聲四腳朝天地摔在地上了。這一切，幾乎是在同一秒鐘內發生的，它來得這麼迅速，這麼突然，三個人都不禁哈

哈哈大笑起来，整个旷野和山谷好象都迴荡着他们青春的欢笑。

等笑够了，大春又说：“小胖，该跟我比试了吧？”

小胖正想找借口躲开，小朱子却先说了话：“不行，三场两胜，咱俩还胜败未分哩！”

于是又摔了一跤，还是小胖赢了，他到底劲大一些。

可是小朱子没让再摔下去。他想，也玩够了，得歇歇气，留点劲下午好干活呀。他们又在老地方坐下来。灿烂的阳光，给山野和荒原披上了金装，燕山顶上的雾纱揭开了，显得更加苍莽，巍峨。小朱子仰望着远处的山影，缅怀古战场的往昔，不禁脱口念起中学语文课本上读过的《木兰辞》来：

“……且辞爷娘去，暮宿黑水头，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胡骑声啾啾。……”

“还会背诗呢，你的脑子真管用呵！你知道山上还有个擗子台吗？听说那是杨家将的遗迹，穆桂英他们大概还真在这金沙滩上大战过一场呢！”小胖连珠炮似的打断了小朱子的背诵，插嘴说。

“不错，这里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小朱子还是那么沉静地说，“几百年前，杨家将曾经和入侵的敌人搏斗过，如今，咱们也在这儿摆开了战场。咱们是和恶劣的自然环境作斗争。你不听老乡说：‘南口有三宝，沙子石头野酸枣’。……”

“还说‘南口有三少，缺水缺土缺肥料’呢！”小胖又急

忙插嘴說。

“是有這話，不過，解放這多年了，這‘鳥兒不落地，兔子不拉屎’的荒沙灘也該翻身了。怪不得老書記說，咱們在這裡就是干革命，就要有勇氣戰勝一切困難！”

“對呀，咱們先把果區畫出來，然後再把它變成真的花果園。要干的活兒這麼多，不愁有本事沒地方使啦！你看，眼下才畫一分場的果區，這以後還有防風林溝、渠道、宿舍、食堂、辦公室、加工廠、豬場、奶牛場什么的，再以後還有二分場、三分場、四分場、五分場呢！嗨，反正咱們這一輩子總離不開農業啦，不管有多少困難，既然敢到這金沙灘來了，就得好好干才是。”小胖又議論起來。

“眼下，咱們干這跑腿的活是挺帶勁，可將來，我琢磨着，還是搞果樹去。在這兒種果樹，多不容易！等果樹長大了，也有咱一份力量，那陣，怕吃起果子來，也特香特甜哩！”大春終於也插話了，雖然說得不大流暢。

“是這樣，越難干的活越有意思。象咱們這測量畫綫吧，環境是艱苦些，但有意思。咱們在學校時也學了點三角幾何，可用起來往往傻了眼，如今跟着市規劃局的技术員跑了些日子，咱們也能獨立做一些簡單的作業了，這就不錯。以後學會掌握經緯儀、水準儀，學會訂規劃方案就更好啦！再以後呢？我也想搞果樹，學園藝。我原來要考農學院，咱南口農場不就是個農業大學嗎？咱們一定要把果園建成，還要在勞動中學到更多的東西，這才不枉黨這麼關心培養咱們呀！”小朱子接着說，好象要把心里

話都告訴小伙伴。

這幾個年輕人就這樣沐浴着冬日的驕陽，憧憬着美好的理想。談着說着，便想馬上動手干起來。他們是想，眼前的工作完成得越快，那滿園飄香的日子才來得越早啊。

經過一番爭執，小胖終於搶到了瞄方向的工作。小朱子心想：“後半晌比前半晌暖和一些，小胖也挺精明，就讓他管瞄方向吧，自己正好去換換大春，他也够辛苦了。”大春說不過他們倆，只好作了后尺。

大家滿以為一切順利，誰知一開始就出現了意外事故：上午畫好了二十區的北邊綫，現在拿着目標杆的小朱子應該在這條綫的北面四米處豎好，這樣再畫出二十一果區的南邊綫，就標出了兩個果區之間那條四米寬的區間道了。可是他耐心地轉了几个圈子，怎么也找不到目標桩，等他終於在二十區的北邊綫以南找到這標桩時，不禁大吃一驚。這說明上午畫的區間綫偏北了，必須把釘好的木桩全部拔出來重畫。他心里雖然着急，但又想：不管怎么影響速度，總得保證質量，如果將錯就錯，以后的工作就無法做，如果讓后面畫綫堵點的人跟着錯，把果树坑的位置也定錯了，那就會造成更大的損失！于是，他把情況告訴大春他們，決定返工重畫。大春知道是自己粗心闖的禍，難過得耷拉着腦袋，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小胖一听可氣炸了，他一邊使勁地拔釘錯了的木桩，一邊嘀嘀咕咕地說个沒完。一會說：“你这么大个怎么連

这点活都干不好。”一会又说：“大春，你还想干点什么不想？要干就打起精神来！”

小朱子心里不过意，忙制止说：“你又不是不知道，上午临末了刮那么大风，他并不是存心捣乱，你少磨点嘴皮子，咱们快点干活吧。”

这时，小朱子想的是如何提高效率，加快速度。为了跳越酸枣丛更方便些，他试着把测绳绑在花杆上，见岗过岗，遇沟跳沟，高举着测绳往前跑，果然轻快得多。

可是，地形越来越复杂了。按规定的距离，他常常必须站在土岗的反面或者跳进沟壑里。这时，他举起花杆，瞄方向的小胖才看得见花杆尖，却看不见人。每逢这当儿，作后尺的大春就必须跑到土岗上或沟沿上向小朱子传达小胖的手势，直到三只花杆对成直线他才跑回去再把测绳拉直。这样，不管大春怎么拼命快跑，进度还是放慢了。

当然，他们决不会因此给工作打个折扣，他们坚持要按计划画好五个果区。这样，等他们在二十二区划完最后一条区间线，夜幕就悄悄降临了。

算算他们的行程，不计来回路程也远不止万米呀，连不爱多话的大春都说：“今天可比在学校练马拉松长跑还够劲呢！”小胖得意地说：“我没练马拉松不也过来了，没少个胳膊也没少条腿！”小朱子见夜色深沉，忙催促道：“别逞强了，还有七、八里夜路呢，快收拾东西赶路吧。”

他们匆忙返程了。可这回更难找到路了。四野茫茫，